

丛书总主编◎季羨林

主编◎牧惠 蓝翎 朱铁志

杂文卷

真话

的

空间

⑥

中国当代文化书系

季羨林题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当代文化书系·杂文卷
丛书总主编 季羡林

真话的空间

主编 牧惠 蓝翎 朱铁志

(六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话的空间:杂文卷/牧惠,蓝翎,朱铁志主编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0.5(2002.1重印)

(中国当代文化书系/季羨林总主编)

ISBN 7—80094—516—2

I. 真…

II. ①牧…②蓝…③朱…

III. 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06949号

真话的空间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:100009

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43 字数 857千字

2006年6月北京第2版 200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—80094—516—2/I·322

定 价:210.00元(全七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:100009

中国当代文化书系

季羨林題

《中国当代文化书系》顾问名单

钟敬文	张岱年	卞之琳	林 庚	陈 原
任继愈	冯亦代	严文井	周汝昌	范 用
黄苗子	郁 风	丁 聪	吴祖光	郭预衡

总主编：季羨林

编委会名单

季羨林	牛 汉	林斤澜	姜德明	邵燕祥
汤一介	乐黛云	宗 璞	牧 惠	高 莽
李国文	谢 冕	王德后	王富仁	钱理群
刘梦溪	柳 萌	母国政	舒 乙	朱 正
张思之	张抗抗	李景峰	斯 妤	邓九平

执行主编：牛 汉 邓九平

本卷策划人：张家勋

皇帝癮

秦 牧

这些日子，电影《末代皇帝》和同名的电视剧正在公映，当此之际，我也想来谈谈皇帝，特别想谈谈原本并非皇帝，但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的人物的“皇帝癮”。

辛亥革命以来，因谈皇帝而贾祸的事情不断发生，这是因为，风格和皇帝仿佛，类似或者百分之几相像的人是最忌讳人谈皇帝。你谈皇帝，他就以为你在影射他，讥诮他，愤然“对号入座”，面色大变了。现在我可以放胆在这儿谈皇帝，是因为时代毕竟不断在进步，当前的风气使人大体放心的缘故。

皇帝是很威风的，睥睨一切，君临万民。在旧时代，即使没有“朝覲”过的人，从弹词说部里，戏曲舞台上，也可以知道皇帝威风的一二。他纵情欲乐，颐指气使；他为所欲为，威风八面，特别是：他还可以任意杀人。在新时代，即使没有皇帝了，人们仍然可以从故宫的气势，从历史的掌故，也从戏曲舞台和电影、电视上，从某些横行霸道的人物的嘴脸上、行径

上，想见皇帝的派头。皇帝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了，什么都可以成为他杀人的理由，或者没有什么理由也可以杀人。对某些他所特别痛恨的，还要诛九族。有时又故意放着不杀，而是长期加以凌辱，慢慢折磨，故示宽仁，施行一种更特别的刑罚，雍正、乾隆，就都干过这一类勾当。从皇帝看来，一切人都应该是乖乖的，柔顺的，谄媚的，颤栗的，这才顺眼。有见过清朝的大臣袍服的么？那个马蹄袖，使大臣在俯伏时很像长出牛马的蹄似的，这使我们看了非常不舒服，但是皇帝看了却非常舒服。有见过颐和园那个舞台对面，设在皇帝宝座的殿堂外头一列长长的走廊的么？那是慈禧太后看戏的时候，大臣们跪着陪看的地方。自己看戏，却要大臣们长时间跪着，这是多么荒诞啊！然而，在慈禧太后一类人物看来，这才十分顺眼。鲁迅在《谈皇帝》中，引述他家一个老仆妇的话道：“皇帝是很可怕的。他坐在龙位上，一不高兴，就要杀人；不容易对付的。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，倘是不容易办到的，他吃了又要，一时办不到：——譬如他冬天想到瓜，秋天要吃桃子，办不到，他就生气，杀人了。”村妇的描绘是朴拙可笑的，但你能说在某一方面，它不也入木三分么！京剧《姚期》里，有一首定场诗，主角这样唱道：“伴君如伴虎，终日伴虎眠，一朝龙颜怒，四体不周全。”戏中的大臣和绍兴的村妇也是所见略同的。鲁迅曾经感慨道：“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权威，这就难办了。既然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’，他就胡闹起来，还说是‘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失复何恨’哩！”即使闹到山河破

碎了，他还可以本着“我毁的不过是自己的江山罢了”的心理，自己排遣一场的。

历史上的皇帝，不仅多有任意杀人的，还有以杀人取乐的。朱元璋亲自看大臣被打屁股，南汉皇帝刘铤用酷刑对待侍从，看到朝臣、宫女被凿眼敲齿的时候，就动腮流涎，显得好似宴饮一般的快乐，就是一些活生生的事例。自然，在历史的芸芸君主之中，也有一些是比较体谅民生疾苦，为百姓做了若干好事的，或者具有改过精神，肯听听御史们的谏议，做了错事之后，还有下“罪己诏”的。但总的来说，这类人物毕竟像是凤毛麟角。荒淫无耻，骄横恣肆，绝无自省精神的人到底居多。

皇帝这种威风八面，骄奢淫逸的生活，就使一些人羡慕备至了。于是有皇帝癮者应运而生。刘邦未做皇帝前，领徭役到过咸阳，在道旁看到秦始皇威风凛凛的仪仗，就曾经喟然太息道：“嗟乎，大丈夫当如此也！”就是一例。后来刘邦起义，经过多番苦战，果然灭了秦朝，在击败项羽，登上帝位的时候，看到群臣按新订朝仪伏地山呼万岁的情景，也曾经得意忘形地说：“我如今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。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。

历代农民起义，它的领导人物，大抵攻下一两个城邑，就迫不及待地举旗称王，一心想从此走上一个个台阶到达皇帝的宝座，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，大抵有一股“皇帝癮”，这是受历史的影响，不足为奇（难道你能够奢望在那样的封建社会中，农民形式的起义人物，能够有什么民主共和的思想么！）

奇怪的是到了现代，帝制的流毒还这么暴露无遗，清朝的最后两面杏黄龙旗被迫降了下来，有皇帝瘾的人还是那么多！辛亥革命之后，出现了袁世凯称帝，张勋复辟一类的丑剧，不待说了。更可怕的，是在“民国”期间，还不断出现这么一些案件：偏僻地方，几个农民，或者几个流氓，聚众举事，或者索性铤而走险当土匪了（这是真真正正的当土匪，而不是什么闹革命），往往只啸聚十个八个人，或者几十个人，就有一个头子自立为皇帝，分封其他的人做丞相、军师、先锋什么的，刻个大印，横行一时，当前六七十岁的人，会记得在二三十年代间，这类小小土匪皇帝，是不断出现的，那时的法院杀人布告，也常常透露了这一类消息。辛亥革命之后，草野有这么多可笑的活剧，这就可以想见，尽管民主浪潮翻腾澎湃，而羡慕皇帝生涯，认为“大丈夫当如此也”的人，着实是有那么一小批的。

还有一些人，虽然没有非分之想，更不敢明目张胆地说自己有帝王思想，但是对皇帝生涯，潜意识里却是垂涎三尺。香港不就有这样的照相馆么，布景出现宫廷的一角，让人化装成皇帝去照个相，收取很高的服装租金和摄影费用，听说生意还很不错呢！北京的仿膳菜馆，仿制宫廷名菜（你当然知道：皇帝开饭叫做“传膳”，“仿膳”的名字就相应产生了），生意非常兴隆，甚至最高级的菜有三百元一客，数千元一席的。各地闻风而至的食客当中，心里对皇帝的的生活是不是也相当羡慕，这就要问问他们自己才知道了。

辛亥革命以来，袁世凯以下，一批独裁者，大小军阀，尽管身上穿的，不是龙袍，而是长衫马褂、中山装；头上戴的，不是冕旒，而是毡帽或者鸭舌帽，但只要是作威作福的，唯我独尊的，傲视群伦，喜欢一个人说了算的，他们的帝王意识也不会少，不过还不至于像袁世凯那么利令智昏，公开地黄袍加身，大封五等爵，册立皇后太子罢了。蒋介石的政府被人称为“蒋朝”，自然不为无因。蒋介石不是曾经要全国的公务员，在提到他的称谓的时候，都立正和挺身么！这个封建威风，也够瞧了。

如果说，以建立公有制，解放全人类为目标，以天下为己任的共产党，它的党员绝对不会有潜在的皇帝瘾，这话恐怕并不公道。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有免疫力的。但是那些思想不纯的呢，那些灵魂里存在许多杂质的呢？难道他们就真个一尘不染了吗！解放不久，有人揭发出广东有一个县的县委书记，有一天半开玩笑地向县里的干部们说：“众卿有事启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虽说是半开玩笑，但为什么开这样的玩笑呢？这不也流露了他灵魂里的一些沉淀和渣滓么！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就指责这个人有十足的皇帝瘾，真的图谋做皇帝，但百分之几的瘾有没有呢？如果说半点儿也没有，我可不敢写这个包票！

历史上大量的皇帝，都免不了这么几个毛病：由于他们觉得自己是“九五之尊”了，凌驾于群臣万民之上了，因此纵情欲乐，暴殄天物，就是自然而然的事。由于他们只爱听阿谀的话，不爱听逆耳忠言，因此就常常为小人所包围，太监佞臣，

就常成为他们最信任的人了。正直无私的人物，就惹他们讨厌了。他们一天到晚生怕宝座被人夺去，疑心也就格外之重。怎么压制他们心目中的异端呢？就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残酷手段和用尽了翻云覆雨的权术心机。这些毛病混合在一起，不断地滚雪球，越滚越大，有些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搞到天下大乱，从宝座上摔下来的。

这种情形，也同样出现在飞扬跋扈的官僚主义者，以至于有潜在的皇帝瘾的人的身上，一个人想作威作福，唯我独尊，傲视群伦，万事自己说了算，就不可避免的要沾上几分此类毛病，最终也就不能不喝下自己亲手酿制的苦酒。

有鉴于报上不时披露某些有一个什么地位就忘乎所以，横行霸道，腾云驾雾，任意胡为的人物的事迹，我想，谈谈皇帝瘾的为害，大概还不是全无意义的事情吧！虽然，表面看来，共产党员和“皇帝瘾”，好像根本沾不上边，仿佛相距比十万光年还远。

真正的共产党员永远是群众中的一员，无论地位多高，都不会飘飘然觉得高人一等。他们以平民风格为荣，以飞扬跋扈为耻。十月革命之后，列宁受到群众狂热的拥戴，有一次当他走进会场的时候，有人站到椅子上热烈欢呼，列宁悄悄地走到此人背后，平静地说：“同志，请安静一点！”周恩来同志视察工厂的时候，和工人一道吃粗粝的伙食，临走还坚持留下粮票和饭钱。从这些伟人小事中，我们可想见名副其实的革命先驱者的伟大襟怀。

文学描写上有一句名言：“风格就是人。”这句话，我想也同样适用于知人论世，以至于探索人们灵魂世界的秘密。

1988 年 8 月 18 日

姓氏的历史烙印

秦 牧

有个从事文化工作的朋友写了这么一副对联：

鱼游石孔秋江冷

柏成林丛夏岳高

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副描绘景色的对子，前句写的是秋天降临，江面寒气渐浓，鱼都潜到水底去了；后句写的是夏天的风物：岭上松柏成林，由于树木迅速长大，夏天的山岳好像也显得更高了。

这副对联有一个特点，它是用中国人的姓氏组成的。姓氏可以这样任意组成吟咏风物的句子，可见它是相当丰富的了。

我们还尽可以把中国人的姓氏组成方向、米麦、杨柳、宫郭、戎狄、巫卜、文武、商贾、年成、安乐、祖孙、老少等等词汇，从这些方面，我们同样可以想见中国姓氏的丰富。

宋代成书的《百家姓》，把姓氏编成可资诵读的一本薄薄的书，但那里面所搜集的几百个姓，实际上并未能把国人的姓氏搜罗尽致。

姓氏丰富也是一个国家历史、文化悠久的表征之一。

透过国人五花八门、林林总总的姓氏，我们可以想见历史上许多方面的事情。

那些女字旁的古姓，像“姬”、“姚”等，使我们想起远古时代女性中心社会留下来的痕迹。

从夏、殷、周、齐、鲁、晋、楚、韩、赵、魏、秦、宋等姓氏，令人想起了中国大地上许多古国的名称。

从骆、虎、蚁、鹿、羊、马、牛、熊、鸟、龙、鱼、鲍等和动物名称相同的姓氏，使我们想起太古图腾社会错综复杂的影响。

从组成巫卜、商贾、帅尉、文史等词汇的姓氏，我们可以想见历代的许许多多行业。

从金、翦、萨慕容等等姓氏，我们想到了中华民族血统交流和融合的痕迹。

从刁、折、薄、边这类姓氏的存在，我们可以隐约感到有一些人的姓氏是在被胁迫下接受过来的。我们虽然不可能一一找出它们古老的源流，像地理学者到长江、黄河的源头去查勘一样，但是，解放后，在土地改革中发现：好些地方的农民，由于辗转流离，在地主的城堡旁边开垦土地时，被强迫接受了某个姓氏的事情是不少的。由此类推，有一些姓氏，是贫苦者

在受压迫受奴役的状态下产生的。尽管那个过程，已经为历史的云雾所笼罩，一一拨开尘封，揭露它本来面目，不是容易的事。至于封建皇朝有“赐姓”的花样，那是大家都知道的。

面对着色彩缤纷、多种多样的姓氏，你可以想到：它们是在历史上通过复杂的途径，一步步产生出来的。有些姓氏，甚至和父母的血统，根本无关。

在中国，封建宗法社会的影响是这样的深远，把姓氏看得庄严得不得了的大有人在。拉宗族关系的大讲什么“一管笔写不出两个姓氏”，赌咒地讲：“如果我办不成这件事，我就不姓什么什么”，其实，姓什名谁统统不过是一个个符号而已，它并未真正印证了世俗流行的那种“×姓血脉”的观念。

这样子说，那种把姓氏看得十分纯洁庄严，以为它毫无疑问体现了“×姓血脉”的人一定会跳了起来。其实。“×姓血脉”的观念，是经不住寻根究底的科学分析的。

照理说，某甲的儿女，父亲就是某甲，某乙的儿女，父亲就是某乙，这应该没有疑问。但这样说是对的，如果说姓赵、钱、孙、李的人就必定是赵、钱、孙、李的祖先多少年来的“一脉相传”，客观上却并不符合实际。赵钱孙李在这儿只是举例，实际上所有的姓氏，所有的人，情形都是这样。

姓氏留下了历史的烙印，男性中心社会，多少年来留下的烙印就很深。

一男一女结婚，生下的孩子，有一半是男方的血统，有一半是女方的血统（这正像生物实验，两种颜色的生物结合后所

生的下一代，具有雌雄双方颜色特征的道理一样），这是清楚不过的。但是在男性中心社会里，孩子只姓父亲的姓，把母亲一方的作用在姓氏上给抹掉了。累代相传，男方的姓氏一直给保留下来，女方的姓氏不断给抹掉，这就在姓氏上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，以为这个姓氏毫无疑义地体现了“×姓血脉”。

其实，这不过是一种假象罢了。

A 姓（男方）和 B 姓（女方）结婚，生下的孩子，A 姓血统实际只有二分之一。这个孩子长大了，再和 C 姓女子结婚，生下的孙子，A 姓的血统又递降到四分之一了。孙子长大了再和 D 姓的女子结婚，生下的曾孙，A 姓血统又再降到八分之一了……

数学史上有一个故事，一个数学家和国王对弈，他要求，如果他赢了，请国王给他一点赏赐，赏赐的标准是一粒麦子的三十六次的倍数（即按几何级数一、二、四、八、十六……式的增加），国王以为这所值无几，爽快答应了。谁知按几何级数累进起来的值大得惊人，计算起来，国王即使尽倾所有也无法履行诺言。既然不断地增加一倍，几十次之后，一粒麦子可以变成如山般的天文数字，不断地减一半，几十次之后，同样可以成为天文数字多少亿分之一，道理不是十分明显吗！从历史事实看来，每一千年可以传三十几代，自有人类以来，已经传了多少代了呢！

男子一方的血统有这样的状况，女子一方又何尝不然。所以，实际上，每一个人的血统都是异常复杂的。是许许多多姓

氏的人混合的产物。数量很大的一批人所以有“万代一系”“×姓血统”这样的观念，不过是由于男性中心社会，习惯把男性一方的血统当做血统，不把女性一方的血统当做血统，硬把男方姓氏一代代地固定传袭下来，在人们中间造成的错觉罢了。

世界上也有些地方，人们的名字既加上父姓，也加上母姓，例如西班牙语系的许多国家就是这样。但父姓是固定袭用下去的，母姓则代代变化，隔一代就抹掉一个，结果，情形也和上面所叙述的并没有两样。

如果某一姓氏的人们，只和自己同血统的宗亲兄妹结婚（世界上也有极少数落后民族这样做了），看来该不会“血统外流”了吧，但是那样做，结果又招致畸形病的发展，以至于种族的衰亡。

揭开历史的面纱，面对严正的事实。客观上，每一个人的血统都是异常庞杂的，硬要冠个姓氏，以示单一纯粹，不过是男性中心社会的花样而已。它有意抹去女方血统的作用，使子子孙孙，姓上男方的姓，给人造成“一脉相传”的错觉。

辩证唯物主义者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事物，实事求是进行探索，情形不正是这样吗？

名字固然只是一个符号，姓氏也只是一个符号。姓氏虽然不一定需要废弃（自然愿意的人也尽可以废弃），仍然可以作为一种传统习惯加以保留，但是宗法社会对于姓氏的那种唯心主义的错误观念，却必须彻底戳穿。